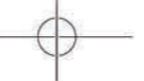




This is a love story, 2009.
400 × 120 × 120 (Altura
variable).
Photo by Pepe Caparros



以陶瓷漿和鋼鐵製作。
No hay orilla (There is no shore), 1997
Photo by Pepe Caparros

The BAZAAR



雀鳥經常在Pamen的作
品中出現。

One Thousand and one Love Stories,
Hermes Dubai, Dubai Mall, 2014.

Up in the air

Pamen Pereira的作品很有標誌性，看過一次你不會忘記，她的出品都是掛在半空的，不論大的小的、輕的重的，統統反地心吸力且在特定形態下懸浮在半空，製造一個現實與夢幻的藝術空間。

Crystal W

素描、繪畫、雕塑、裝置、哲學甚至視頻都是 Pamen Pereira 的創作範疇，她的家在西班牙，但卻很少留在家，一時在南極、一時在非洲；她的作品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從聖地亞哥、馬德里、巴塞羅那、塞維利亞、美國、日本、中國、瑞士、法國、意大利、墨西哥、委內瑞拉、阿根廷、伊朗和埃及等，擅長捕捉瞬間的形態，如採用透明線掛起鳥、蘋果和蝴蝶等物件，將它們懸浮半空時的無重狀畫面呈現，就像凍結了時空一樣，她的作品充滿生活的隱喻，創造了夢幻的空間，但同時也讓我們反思周遭的世界和自身的存在。

甚麼原因驅使你想成為一位藝術家？有甚麼影響你的創作？

從小就很喜歡畫畫，從不休止地畫，看到甚麼便畫甚麼，在我身邊的人和物件，我統統以畫筆把他們全部紀錄下來，畫着畫着，多年下來我發現從繪畫當中學到了觀察，從人、物、環境至大自然，觀察在創作和繪畫過程中很重要，這亦讓我一直都是圍繞「生與死」。

對人生哲學及靈性方面產生了莫大的興趣，「生命的意義」到底是甚麼？這條問題我從小就開始問，你知道我小時最愛的床邊讀物是甚麼嗎？《12 Proofs of the Nonexistence of God》又名《Does God Exist?》所以當我在美術學院唸書時，我試圖尋找能凝聚這一切的真理和概念，我對那些裝飾性的藝術完全不感興趣，可幸的是我在學習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人都能給我啟發和衝擊，打開了新的思維方式，才發現原來我並不孤單。大學以後，我決定全身投入，從事我最愛的創作，在創作中探索我對生命的意義，當中需要特別多的堅持，信心和努力，而我的生命中，Joseph Beuys、Jannis Kounellis 及 60 年代意大利的 Arte Povera 藝術運動對我有相當大的影響，再者我又沉迷於東方思想學說，老子的《道德經》、道家的《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太乙金華宗旨)等都是我最愛閱讀的書籍，亦是我創作的靈感泉源之一，充分激發了我，並觸發了我對東方文化的興趣。簡單來說我創作主題一直都是圍繞「生與死」。

數以千計的燕子雕塑在場內飛翔，場面震撼。
Un Solo Sabor I,
La gallera, 2003.





The BAZAAR



展覽內多件大型家具被懸掛在半空。
This is a love story, 2009.
Photo by Pepe Caparros

以花崗岩雕刻的石床。
Lecho de piedra, 2001.
26.5 x 200.5 x 90 cm

棕櫚樹根和鹿角的結合
竟能如此天衣無縫。
El caballo blanco penetra la flor de la caña, 2012.
26.5 x 200.5 x 90 cm

首次在溫室裡製作的垂直
花園。
Jardin Vertical, 2011-2012.
14 x 7 x 7 meters



你的創作過程是怎樣的？你的工作室又是怎樣的？

有時靈感一剎那之間在腦海閃過，基本上都是我的自身經驗，從我所感受去創作，但我又喜歡嘗試新事物，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挑戰自己，過程中你不知道下一步該怎樣做，要去尋找，去慢慢摸索，每一步都充滿驚喜，每一步都在學習，這就是創作有趣之處。而所有創作都是關於我的日常生活，應該說本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家就是我的工作室，不分早晚、假期和時間，我都離不開工作，所以跟我一起工作的伙伴應該很痛苦吧！因為我是「去到邊做到邊」！

在你的作品中，大部分都是吊在天花板上的？為甚麼？

我一直對「飛行」非常着迷，是我的夢想；所以近年我的作品都是懸浮在半空的雕塑，例如我將千隻燕子雕塑吊在天花上，讓它們懸浮半空做出特定的飛行形態，全是跟地心吸力抗衡的，這個作品的背後所表達的就是將飛行解構成「男人的世界和自由」。引用法國哲學科學家Gaston Bachelard在《Air and Dreams》一書中所說的 The Material Imagination 理論：單靠想像力並不能夠創建圖像，但透過感悟和個人認知的配合，便得以將腦內所想的那個圖像畫面完全呈現；這個理論跟我的創作宗旨很類近，從自身的經驗和感知中出發，尋找新元素將現有或固有

的物件以一個全新方式展現，於是我以其文中提及的4種元素：火、土、水和空氣為題材，逐一在作品中實踐。而現實世界中，我們日常所見、所聞、所觸、所感都令我們有更豐富的想像力，讓我去製造或創作虛擬與真實的想像空間，藝術就是提供一個超乎我們的感知能力與想像的空間。開拓我們的視野，這就是我愛把東西都掛在半空的原因。

可否談談你近期的作品《Flying Garden》，聽說你用了3年時間去了解這些植物，再創造一個藝術的生態環境？

在創作之前，我還未知道有這種植物存在，機緣巧合之下，西班牙加尼西亞的村民給我這植物，我叫它作 floating life，它的生命力很強，活在地底下的，但卻不需要泥土給予養分，只需點點空氣中的塵埃與水分，就能茁壯成長，能於極惡劣的環境下生存。它的學名叫鐵蘭，同類型品種數以千計，2011年開始，我在家中後園一角，用村民提供的200款品種，學習培植鐵蘭，這段日子裏，我成功培植了我想要的鐵蘭品種，還把它們定型，成為我想要的球狀，完成了這件放在 Hejduk's Towers 內的大型藝術裝置。它們可以永久生存在玻璃幕牆後，不需特別打理。

你的懸浮作品全部違反了地心吸力，重量及大自然的定律，所選取的媒介全是我们身邊的一事一物，如書桌、睡床或水果等，背後有甚麼特別的含意嗎？



我的作品如《This is a love story》或《Un solo sabor》中，都有大量物件懸掛在半空中，全部以魚絲線吊上天花，當中有很重型的書桌，又有很輕巧的燕子；它們改變了現實世界中的萬有引力定律。我想說，其實一切都是很脆弱。只需要一個小缺口我們的生活便可完全崩潰，只要全球氣溫上升3度，便會引起巨大的變化。我們的身體是薄弱的：存在是無常，一切都是「命」「懸」一線。至於物件只是一個表達，我讓它們飄在空中如無重狀態，我給它們一雙翅膀如做夢。

你如何讓作品顯出獨特性但又忠於自己？

我的生活與工作從來分不開，生命是我的主要創作，把自身體驗轉化成作品共享，用甚麼媒介並不重要，可以是一首詩、一幅畫、裝置，甚至是植物。內心深處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冒險家，每一個動作都是一個創造性的行為。我曾經在南極生活了兩個月，在那裏我意識到，所有的感官都變得很靈敏，當你站在冰川的頂部時，你會聽到自己身體的聲音，聽到心跳的頻率、唾液，甚至你的血在靜脈裏流動，而這一刻的感覺，我把它帶回老家，把它轉化到我的作品內。感知是我創作的支柱。

你最喜愛哪件藝術作品？

我曾在開羅博物館見過一個公元5000年前的石雕，一個10厘米高的兵馬俑，以5個小孔代表四肢與頭部，簡單的一顆石頭變成了有生命的藝術品。而我在2001年的《Un solo sabor》展覽內，以花崗岩雕成的石床 Lecho de piedra，是我唯一一件放在地上的作品，這張石床的重量剛好與我所有掛在半空的作品形成強烈對比；關於對比，另一件在2012年展出名為《El caballo

blanco penetra la flor de la caña》，我在路邊拾了一些乾枯了的棕櫚樹幹和根部回家，卻發現它跟我一直掛在家中的鹿角裝飾非常匹配，將它們放在一起竟如此天衣無縫，從不同的媒介和物件中找其共同平衡點，將它們融和在一起的過程很有趣。

多年來的創作風格有甚麼轉變？

歲月和生活的經驗讓我對自己更有信心，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去創作，而我的創作愈來愈精簡，控制在同一時間內不將過多的東西同時展示，製造一個有思考的空間，我覺得我愈來愈像一個技巧純熟的煉金術師。

在創作的路上有遇過「腦閉塞」嗎？

經常！每完成一個項目之後，總覺得不能再創作的了，腦內一片空白。不過，我是一個不能停下來的人，慢慢地，新的靈感又開始在腦內盤旋，又開始創作。

最近在忙甚麼？

我正在跟馬德里醫院製作一個巨大的藝術品，11月我會回去非洲撒哈拉沙漠，這已是我第8次探訪撒哈拉的難民營地。我與 Artifarit 非政府組織的藝術團體合作，嘗試用藝術作為戰鬥工具，作為揚聲器讓社會關注非洲難民的流離失所的民生問題。另外，2015年我將舉行個人展覽，名為《El pensamiento perfumado》。

有甚麼是你不能缺少的？

沒有了感觀，就不能體驗，沒有創作的原點。

